

中國歷代思想家〔十八〕

更新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何烈 陸寶千 呂實強

王爾敏 孫會文 李金強

著

曾國藩・郭嵩燾・王韜
薛福成・鄭觀應・胡禮垣

曾國藩·郭嵩燾·王韜·薛福成·鄭觀應·胡禮垣 / 何烈等著，-- 更新版，-- 臺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88]

面；公分--(中國歷代思想家：18)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602-X (平裝)

1. 哲學-中國-傳記

120.99

88009046

中國歷代思想家(六)

曾國藩 郭嵩燾 王韜 薛福成 鄭觀應 胡禮垣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著作者 何烈 陸寶千 呂實強
王爾敏 孫會文 李金強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羅名珍 江勝月 陳寶鳳

印刷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三一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八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602-X (平裝)

86402020

曾國藩

何烈著



目次

一、世紀的開端，沒落的世紀	005
二、耕而優則讀，讀而優則仕	010
三、學問事業的基礎	014
四、風雨飄搖中的滿清帝國	023
五、從文職到武職	027
六、通往「成功」道路上的艱險	033
七、「聲滿朝野」與「寂寞遭遇」的兩面	042
八、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巨輪	050
九、學術與思想	057
十、重要著述的介紹	077
1 《曾文正公全集》	077
2 《曾文正公日記》	085
十一、結語	091

附錄.....	094
參考書目.....	097

曾國藩

一、世紀的開端，沒落的世紀

十九世紀，中國進入了另一個歷史的低潮。這是自朱明建國（西元一三六八年）以來，四百餘年之間，中國社會首次因受到西方勢力的衝擊而發生根本動搖的時代。而在西方勢力鳴鎗開炮正式入侵之前，滿清皇權統治下的中華帝國，已經由盛而衰，敗象橫生，處處綻露出危機來了。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倫理道德種種方面，都呈現著一片沒落破敗的景象。但更危險的是：滿清朝野對於本身危險處境的無知。雖有少數留心時艱的士大夫，發出警世勸時的議論，不幸卻被多數人所忽視；至少並未引起當道者的注意。

因此，儘管從乾隆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後半期以來，各地的盜賊一天多似一天，各種災變連年不斷，外國侵略者的腳步愈來愈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甚至連政府的財政也一年比一年艱難；然而，北京城裏的權貴們，各省的封疆大臣、臬官猾吏，以及窮鄉僻壤的地主紳士、靠與官吏勾結而獲暴利的富商大賈，……所有一切在社會上享有

特權的分子；他們照樣過著飲酒、聽戲、抽鴉片、豪賭、宿倡、納妾等等奢侈糜爛的生活。彷彿社會大眾所受的煎熬，國步的艱難，竟完全與他們無關似的；他們那醇酒美人、紙醉金迷的生活，似乎可以子子孫孫永無休止地過下去。

作為社會精神領導分子的「讀書人」，自從康、雍、乾三朝廣興文字獄，大肆摧殘之後，不僅民族思想被「斬伐」得一乾二淨，就連一點最起碼的治學求知慾望，也被加上層層桎梏，近乎窒息了。他們在取得科舉功名之前，朝夕孜孜努力的，只是四書五經和八股文；旁及一些吟風弄月的詩賦而已。既登仕版之後，少數具有學術興趣的官員，也只敢弄些考據訓詁工作——即所謂「經學」或「漢學」。由於考據訓詁的需要，乃附帶研究「小學」（字形、字義及音韻的研究）。其次就是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等工作的展開；史學、地理學、傳記、譜牒等，也都有人涉獵，且頗具成績。至於天文、數學及其他科學，明末清初的西方傳教士，本來也播過一些種子，怎奈在科舉時代，這些東西不過與「方技」等量齊觀，不能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視；只有少數有識學者，潛心研究。總之，康、雍以來的讀書士子，絕大部分人終身只在四書五經及八股詩賦中討生活；少數人關心真正的學術，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不犯「時諱」的範圍內盡力。他們小心的程度，甚至有時不敢輕易著書立說，以防遭到文字之禍。

學術界這股沉悶的空氣，直到嘉、道年間，才稍稍有活動的跡象。一方面因為漢人的民族意識已摧毀殆盡，文網稍弛；一方面也因為時局日困，當局亟圖糾挽，言路稍開。於是士林稍稍有人發憤著述，企圖對於時弊有所匡補。至此風氣才略有轉變。

曾國藩誕生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二年），那正是十九世紀的開始，而滿清帝國的國勢，則剛剛由乾隆時代的高峯，走向下坡。那個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弘曆，除了窮兵黷武，發動多次不必要的邊疆戰爭，耗財無算之外；晚年更遊宴無度，怠於政事。權臣和珅，乘弘曆年老昏髦，竊權專擅，濫肆貪黷，吏治因而大壞。在曾國藩出生前後的二、三十年間，各地民變迭起。小規模的叛亂不算，單是攻城掠地，需要朝廷調動大兵前往征討鎮壓的，就有好幾起：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的臺灣林爽文之亂，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湘、黔的苗亂，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的川、陝、鄂三省白蓮教，東南沿海蔡牽、朱潰等海盜的猖獗，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天理教李文成、林清在山東、河南、直隸等省攻佔州縣多處。這一連串的民變，快的一兩年，慢的則要拖上近十年才能平定。這些民變發生的原因，基本上還是由於吏治的腐敗。嘉慶三年，四川白蓮教首領王三槐被誘俘到京，軍機大臣會審時問他為什麼造反？三槐回答說：不是百姓存心造反，而是「官逼民反」。三槐的話，一點也不誇張。翰林院編修洪亮吉的奏疏可以為他作證。他說：州縣地方官，隳法亂紀，魚肉百姓，罪惡百倍於一二十年之前。他們對於真正的邪教，無可奈何，卻借「禁誅邪教」的名義，對良民百般凌虐誅求，非將良民逼去做盜賊不止。但凡朝廷對災區的賑卹款項或物資，多數都被經手官員侵入了私囊。他們平時侵冒糧餉，戰時則避罪爭功。為了誣過冒功，竟不惜屠掠流亡於道路的難民，而捏稱「剿賊勝利」。這種醜行，上自封疆大吏，統兵將弁，下至州縣地方官，公然行之者，比比皆是。①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亮吉更上書軍機王大臣言事，其中有些話說得尤為痛切。他

大意是說：「三省教匪一案，達州知州戴如煌，是激成民變的禍首之一。老百姓恨不得要吃他的肉。然而至今安處川中，泰然無恙。南充縣知縣劉清，眾口交譽，至有『劉青天』的稱號，連教匪也欽敬他的清廉愛民；但至今屈身州縣，未見重用。十幾年來，親見許多官場怪現象：有自身官居尚書、侍郎，而向執政軍機大臣下跪的；有年齡比軍機大臣大一倍的大學士，求拜認軍機大臣做老師的；國子監官員，有人夜半走門路，長跪不起，求為祭酒，求充侍講的；翰林大考時，則有些翰林竟奔走於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刺探試題；或向守門侍衛行賄，以便夾帶作弊。至於外省的督、撫、藩、臬，貪欺害政，更屬司空見慣。他們出巡地方的時候，照例有站規、門包；平時則有節禮、生日禮、幫費等陋規；凡有人事上的升遷調補，無不接受部屬的餽謝。各級官吏的一應額外開支，名目繁多；歸根結底，都來自州縣的『孝敬』。州縣的錢從何而來？無非出於搜刮百姓。他們甚至公然宣稱：爲了應付各級衙門的『用度』，錢糧賦稅加倍或加數倍徵收，那都是不可避免的。少數人表示不服、依法赴京控告。朝廷照例是發督撫『查究』；情節稍重的，則特派欽差就地訊問。但督撫本身就是靠下屬『孝敬』生活的人，自然不會懲處那勒索百姓的地方官而自斷財源。至於特派欽差一職，京官一向視爲發財的肥缺。欽差到省之後，省級以下各地方官，無不打點孝敬，以圖『彌縫』。這些錢少不得『羊毛出在羊身上』，仍由老百姓負擔。他們所查辦的貪枉案件呢，百分之九十九是以『查無其事，純出刁民誣控挾持』作結，於是倒楣的仍舊是百姓。百姓們既知『京控』的結果如此，惟有儘量容忍，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便鋌而走險，採取武力反抗了。乾、嘉之際的大多數民變，都是這樣釀成的。」② 洪亮吉這份陳情書，純出愛國憂時，書生

報國的一片熱忱；不意卻深深地觸犯了當道的忌諱，認為他有意揭露執政者的短處。亮吉本身是位「清要」的翰林，軍機處王公大臣不得不將陳情書照轉給皇帝。但在轉呈條陳的同時，也許說上幾句「謗訕朝廷，別有居心」之類的話，便惹得嘉慶帝顥琰大發雷霆了。洪亮吉幾乎因此遭到了殺身之禍。結果，死罪雖免，仍落了個「遣戍新疆」的處分。卻虧得洪亮吉走運，恰逢這年久旱不雨。專制時代的皇帝，可以不在乎「小民」們的死活，卻不能無視於「上天示警」的災變。顥琰在百計祈雨不得之後，才忽然想起洪亮吉這件案子，也許是冤枉的，因而「上干天怒」，導致旱災。所以亮吉到達戍所剛滿三個月，就遇赦而回。（據說顥琰降旨赦回洪亮吉的當天晚上，居然甘霖普降。這自然是巧合，或出於文人附會的記載。）然而顥琰的悔悟，也僅限於「昭雪」洪亮吉的冤抑而已。亮吉本人並未受到任何重視，他所陳述的各種政治積弊，也沒有任何糾正的措施。從中央到地方，仍然是貪黷欺飾，一片黑暗；社會上的貧窮、飢餓和騷亂，只見日甚一日。

十九世紀是中國近五百年來最不幸的一個世紀，曾國藩的誕生，恰在這個腐敗沒落世紀的開端。

①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四十九章，《洪亮吉之意見書》。又見洪亮吉《卷施閣文集·征邪教疏》。

② 《清史稿·洪亮吉傳》。烈按：原文是文言文，今譯成白話，爲了顧及文氣的流暢及閱讀趣味，所以不取逐句直譯而採意譯的方式。其餘譯白都是仿照這個原則。

二、耕而優則讀，讀而優則仕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①。清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生於湖南湘鄉縣荷塘都的白楊坪。曾家世代務農，據說遠祖來自江西。初居衡陽，傳到曾孟學一代，才搬到湘鄉來住。那已經是明末清初的事了。曾孟學以前的世系已不可考，以後兩代，也都默默無聞。直到國藩的曾祖父竟希，才有約略的事蹟可尋。就在國藩出生的前三年（嘉慶十三年），曾家才從大界里遷到白楊坪居住。那時他曾祖父竟希已六十六歲，父親麟書只有十九歲。等到國藩出生時，竟希已年近七十。老年得見曾孫，自是歡喜不勝。曾家人丁本來單薄（玉屏生三子：麟書居長，棄農就儒；次子早卒；三子驥雲，獨理家務農事，沒有子息），從此麟書一房，子孫卻極爲興旺。他一共生了五個兒子，四個女兒。兒子當中，國藩居長，依次是國潢、國華、國荃、國葆（改名貞幹）。國藩自是最受祖父母的疼愛。

自曾國藩的祖父玉屏往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之久，曾家連秀才也沒有出過一個，的確夠得上是「寒門冷籍」了。直到國藩的曾祖父竟希手上，才克勤克儉，積下一點資產，買了一些田地，家道漸漸好轉。在科舉時代，讀書求取功名，最可貴的並不是知識的獲得，而是消滅貧窮、治療飢餓的最佳途徑；更進一步，還可以榮宗耀祖，席豐履厚。因此各行各

業的人家，只要生活上稍能對付，莫不競將子弟送進私塾，從《三字經》、《百家姓》而四書五經，而學作八股文章；以期「十載寒窗，一舉成名」，圖個光大門庭，上封祖、父，下蔭妻、子。竟希家境逐漸寬裕之後，自然也朝同一條路上去求發展：把兒子玉屏送去念書求仕進。仿照當時的習慣，玉屏也取了一個字，喚作「星岡」。

曾玉屏在年輕的時候，也許因為家境稍好，又乏嚴師督導，他對書本並無多大興趣；日常倒喜歡與他年齡相仿的一些富家子弟們，在湘潭市上酒食徵逐，遊手好閒。後來父親死了，玉屏已是三十幾歲。這時一家重擔落在他的肩上，才驟然領悟到世道的艱難，與自己責任的重大。鄉里的父老們，見他平日不務正業，於是有人背後竊竊私議：「竟希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一點家業，將來一定會敗在他兒子手上。」這話傳到玉屏耳裏，倒激起他一股痛改前非，力爭上游的志氣。自知不是讀書的材料，索興斷了求功名的念頭，決心腳踏實地，繼承祖業，做個安分守己的農夫。從此起早睡晚，開溝闢地，養魚飼豬，灌園種菜，無一不親自動手。經過十幾年的刻苦努力，省吃儉用，他不僅守住了父親的遺產，家境還有蒸蒸日上之趨勢。玉屏書雖讀得不多，可是在風氣閉塞的湘鄉農村裏，知書識字的人已是鳳毛麟角；玉屏到底讀過幾年書，加上他秉性剛直、富正義感，好為人排難解紛，倡辦公益事項；漸漸贏得地方族人的信任與尊敬，成為鄉里的一名族長紳士。也算為他父親爭了一口氣了。

玉屏治家極嚴，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歲的妻子王氏在內，見了他沒有不屏神斂氣的。家人偶有拂逆，輕則厲聲呵斥，重則鞭撻立至；雖在稠人廣眾之中，從無絲毫假借。對於麟書、驥雲兄弟，管教尤為嚴峻。他創立了一些家規，要求家人嚴格遵守，其中有的普遍見之

於中國農村家庭。例如「男必耕讀，女必紡績」；有的則是玉屏獨特的「創意」。例如他要子孫家人，努力實行八件事：讀書、種菜、飼魚、養豬、早起、灑掃、祭祖、敦親睦鄰；要疏遠六種人：看風水的、算命的、醫生、和尚、巫道，還有作客賴著不走的。後來曾國藩把他祖父留下來的這些家規，編成一首押韻的歌訣，要兄弟子姪們一體奉行：「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這些家規合不合理是另一回事，它們對於曾國藩的一生，卻都發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

玉屏因為悔恨自己年輕時沒有好好地用功讀書，便將希望完全寄託在兒子麟書身上。他不惜重資，為麟書訪求名師，鑽習舉業；希望將來高中功名，博個一官半職，彌補自己生平最大的缺憾。不料麟書一來天分平常，二來考運不濟；一個起碼的功名——秀才，就耗去了他大半輩子的光陰。先後考了十七次，才補上一名縣學生員（俗稱秀才）。麟書考上秀才的那年（一八三二年），已是四十三歲，而曾子城（國藩原名）這時也已二十二歲，隨父應考，也得了個備取廩生。緊接第二年，子城便進了縣學；第三年，連捷於鄉試，得中第三十六名舉人。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會試、殿試、朝考，節節順利，連續中進士，點翰林；實際上還不滿二十七歲的曾子城，已到達了當時功名的最高峯。他祖父玉屏的希望，雖然在兒子身上沒有實現，卻在孫子身上如願以償了。

麟書知道在功名方面，自己是萬萬趕不上兒子的，索興放棄了考試，安心在家做私塾先生，落得悠閒度日。玉屏見孫兒讀書長進，心下自是歡喜。但他卻不像一般暴發戶那樣，存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心理，從此全家都倚仗著做官的子弟；相反地，他一再告誡麟

書：「寬一（國藩早年的另字）雖然點了翰林，我家仍舊要靠種田維生，不可以靠著他吃飯！」又說：「孩子點了翰林，一生事業才開始。做官有許多開銷，家中的生活用度，不要累他分心，要使他專心事業才好！」麟書是出名的孝子，自然謹遵父命。家中照樣男耕女織，勤儉的家風絲毫不改。因此國藩做了十幾年的京官，從來就不曾為家中的生活操過心。

① 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說曾國藩的名字是朱士彥為他改的，恐怕不大可信。理由是曾國藩八個兄弟姐妹，都以「國」字為名字中的第一字，顯然是曾家排名。曾國藩改名在道光十八年，他的幾個弟妹早已以「國」字作排名。而且末一字都是草字頭，據此推測，曾子城改名「國藩」，多半是曾家父子祖孫自己決定的。

三、學問事業的基礎

子城六歲的時候，玉屏便爲他設了一所家塾，聘了一位姓陳的先生，教他讀書認字。他父親麟書連考幾次秀才失敗，因自念年已二十六、七，有了妻子兒女，總不好意思仍靠父親過活。於是也在自己家裏設了一所私塾，取名「利見齋」，招了十幾個小孩子，一面課徒爲生，一面繼續爲功名奮鬥。子城因而轉從父親念書。麟書自知天分有限，沒有什麼秘訣可以傳授給兒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厭其煩，耐心指導；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督促。父子倆睡在床上，走在路上，麟書都要考一考兒子的功課。一定要子城把書背得滾瓜爛熟，他才滿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說：「因爲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們這些笨子弟來，一點也不感到厭煩。」

子城是個絕頂聰明的孩子，而且記憶力很強。據說九歲已讀完了五經，開始學做八股文章了。十四歲那年，有位衡陽廩生歐陽凝祉到湘鄉來看麟書，見了子城的八股文稿，十分誇讚。歐陽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贏得他的稱許，頗不容易。爲了試一試子城的真才實學，歐陽凝祉又出了一道詩題，教子城當場作律詩一首。詩成，歐陽大爲驚喜，認爲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當下立即將女兒許配子城。

第二年（一八二五年），子城除了繼續苦學八股詩文之外，麟書還教他讀些《史記》、《文選》之類。再過一年，去參加長沙府試（童子府試），居然得了個第七名。玉屏父子商量：這孩子的確是可造之材，一定得好生培植。麟書因自己連考十幾次秀才失敗，漸失自信，讓子城繼續跟在身邊，惟恐誤了孩子的前途。聽說衡陽有位汪覺庵，八股試帖教得極好。於是把子城送到汪先生在衡陽所設的唐氏家塾去念書。接著又回到本縣的蓮溟書院，肄業一年。經過名師的指點，子城的學識果然大有進步。漸漸覺得從前自己的思想、求學、行為種種方面，都有欠正確，必須痛加改革，才有前途。爲了惕勵自己，特別起了一個別號，叫做「滌生」^①。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子城年二十三歲。參加科試，竟補上了縣學生員。而他父親辛辛苦苦掙扎了二十幾年，卻剛剛於去年才考上這個起碼功名。全家對於子城的早達，自是歡欣鼓舞。十二月，子城與歐陽小姐完婚，曾家可說是「雙喜臨門」了。第二年（一八三四年），進入省城嶽麓書院讀書。是年鄉試得中舉人，子城的目光，已經注視著北京的「進士」頭銜了。這年冬天，曾子城第一次離開湖南家鄉，獨自北上，參加次年春天的禮部會試。出乎意外地，這次竟名落孫山。可巧這年逢上皇太后的六十大壽，照例增加鄉會試恩科一次，所以道光十六年還有一次機會。從湘鄉到北京，千里迢迢，來回的路費不少。子城徵得祖父和父親的同意，索興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參加明年的恩科會試。好在京師有一所「長沙會館」，長沙府的應試舉子住在裏面，花費極少。

曾子城在北京居住一年多，交游和眼界漸廣。除了繼續勤研經史，苦修制藝之外，忽對